

# 准确把握民族性与世界性 是民族文学多出精品的关键

## ——访蒙古族评论家包明德

□本报记者 王 山 曾祥书



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必然相侔于中国的文学态势；同时又体现着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共性和追求。当今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少数民族作家，对文学世界的敏感使得他们在创作中一方面借助于新的文学理念与方法，写出了一批有深度的民族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民族文学的代表，承受着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族群文化压力。尽管他们的文学作品旗帜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并昭示着走向世界的可能，但在如何更进一步理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上存在各自不同的见解与认识。文学创作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外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中它占有多大比重？作家评论家应如何正确领悟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论说？带着这些问题，日前本报记者走访了蒙古族评论家包明德。

**记者:**文学艺术审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个内涵极其丰富而又科学的命题。浅表理解会流俗,高深莫测会走向玄奇,偏执狭隘会自我隔绝,僵化停滞会走向枯竭。您认为少数民族作家有没有必要在创作中准确把握这两者的关系?

**包明德：**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在讲课中和一些文章中也曾涉及过，我要强调的是，《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人所熟知的语，即“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如果对这段话作浅表解读或误读，那么本意是积极、导向性很强的道理，反而会造成认识与实践上的障碍。“世界的文学”是有特定而准确的含义，不可理解为当时或当今产生或存在一种超民族、超时空的“世界文学”。

“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世界主义的，它被基督教和拉丁文化统一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共同的人文主义则把欧洲的作家们结合起来”。但是不久，浪漫主义的热潮席卷而来，民族独创性又被肯定了，又被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有的国家利用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势，向全世界推行西方价值观，以各种方式进行文化渗透和体制输出。直到20世纪末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有的国外学者便妄言“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期间伴随着经济上的全球化，加之交通传媒的便捷，文化全球化的声浪便而至。国内便有学者认为国外某些文艺理论资源，就是现成的可以拿来作为中国教材的“资源库，就是我们未来学科和教材建设的基础。曾几何时，美国“9·11”事件，中东西亚的炮声与苦难，特别是近两年的经济危机，使得整个世界弥漫起对西方制度和价值的失望怀疑情绪，涌动起对新的社会形态的追索和期待的热烈。

继长篇小说《红色土司》出版后,藏族作家次仁顿珠又出版了《吉祥右旋寺》系列长篇小说,《首席金座活佛》《佛父佛兄》,在《吉祥右旋寺》系列长篇小说之三《法螺悠悠》即将付梓,《坚贞贝叶》开始创作之际,笔者走访了他。

说到尕藏才旦，大凡读过他小说的人并不陌生。从小爱好文学的他，在1948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半月潭》。紧接着他又先后出版了诗集《益西卓玛》、发小小说《给你一块奶酪嚼嚼》《重逢》、短篇小说《女工》或《女是弱者》《三月花芳香》，短篇小说《蛋组长》《哦，我的阿爸》《木匠瓦嘎》《红十》等20余篇，创作的电视剧剧本《南来的风》《萨》《走进吉巴拉》也已拍摄播出，并获“金工程”奖、飞天奖等。撰写的《甘肃藏区纪录片》、电影纪录片，还有整理翻译的藏族文学诗选，《藏族民歌集》《藏族情歌选》等作品，国内和省级文学大奖。同是藏族作家的阿来潜伏式的藏族文化揭秘者”之称赞尕藏才旦就。在阿来看来，当人们还来不及回头或者沉酣的时候，尕藏才旦已积自己数十年来的沉重研究，以学者的严谨和文学的风采，来了一次藏族文化的盛宴。

与阿来相同的是, 杂藏才旦也是一个描写藏族文化、在汉语和藏语之间奔跑的“吉祥夜旋”系列小说。阿来认为, 该系列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以古塘仓活佛, 坚忍而地位显赫、身份尊贵的宗教领袖来承载, 并上升到藏族文化“秘史”的揭示。小说让人们不了解, 甚至是不知道的文化信息, 人们对藏族文化的某些疑惑, 也给关注藏族人们展示出一种新鲜而又久远的文化概念。看出, 杂藏才旦对藏族文化的深厚感情。



浪。随之,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产生了强烈的抵制,冷静和理性得到恢复,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创造力得到新的增强。

恩格斯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说：“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并且独立的行动，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他还提示人们把这些问题“彻底了解清楚”。恩格斯还指明当时的德国出不来另下生性的作家，当然在德国作品中也不会出现娜拉这样的人物形象。只有在当时挪威那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中，才可能有娜拉这样具有独立品格，不能容忍当男人玩偶，追求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女性形象。作为和《共产党宣言》那段证的呼应，恩格斯在这里着重强调了民族性的 importance，阐明了民族性与历史文化传统、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密切联系。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文学的首创性和民族性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从当前直到久远,丝毫不能忽视文学的民族性、本土性。那么民族文学品格与世界文学中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包明德：**我们说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是百年课题，就应当关注历史上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文论家和作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和论述。列别斯基曾说得精辟，也很深邃。他说：“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一般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一个没有了另外一个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总之，民族性是审美想象和艺术创新的中介和依恃，世界性则是民族文学的动力和追寻。

这里要强调的是,文学的根脉在本土,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在学习,在吸纳新的养料。我们处于开放的世界,时时都呼吸到信息和语义的新鲜空气。这正是感知自己短缺,弘扬自己优长,激发创造力,用他山之石打磨自身,发展民族文学

的大好时光，是站在人类和时代精神文化的高度，激励自己，增长自己，发展自己，使自己的有利环境。看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靓丽，影响是否广泛，往往是在世界文学先进文化的背景下观照显现的。果雨在世界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其他法国作家，这是因为相对说来，果雨的眼界开阔，有民族保守性，他作品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美好的人情，更容易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世界上产生广泛久远的影响。

就当前来说,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上有些模糊的误区和认知的错觉需要加以调适和疏解。民族性不是凝固的抽象物,不是静态的符号,而是个动态的流程,是航行而不是停泊。那些被掩埋、被定格、被风干的特点和价值,不应该被停滞,而应该实现科学的转换,把古代文明中潜隐的活力和美的元素,用现代文明的杠杆加以激活和张扬。民族性不是孤芳自赏的藩篱,而是继续前行的起跑点。中外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就是能处理好民族性与人类性、现代性的关系。马尔克斯就一再表明,他的创作一方面是得益于加勒比地区的地理与文化背景、拉丁民间文学和悠远的非洲血统,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欧美现代主义。我国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說,如《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小鹿》《琥珀色的篝火》和《雪》等,都扎根于鄂温克狩猎文化,却不赞美远古的荒凉,不欣赏初始的野蛮,不渲染病态的陈述。他充分尊重和理解先辈的业绩和传统,却不沉迷怀旧,总能用当今的眼光去鉴别和开掘那些美的元素和价值的潜流。阿来在谈到《尘埃落定》的创作经验时也说,这部小说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他在地方和宗教文化方面积累的见识,有他通过汉语阅读在各国文学中汲取的丰富营养,再有就是把他故乡放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局中,放在整个人类历史规律中进行的考量与思想。海明威作品的内容,也是他所熟悉和喜爱的钓鱼、狩猎、斗牛、打拳和滑雪等等,但在《老人与海》中充盈的是不可战胜的人类精神,让世人眼睛为之一亮。总之,强调“民族性和本土性”,不要被误解为是抵御“全球化”的策略,也不仅仅是表明自己的存在,亮明自己的身份。他的积极意义在于必须承认文学的差异性,并能以积极的姿态,因应多元多样文化碰撞交流的现实,主动构建我们自己的现代性,让审美想象在学习借鉴中升华,推动民族文学的创新和发展。

记者:伟大的作家与不朽的文学作品,可以诞生在任何一个民族。因而,我

们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基本研讨,可以大致归纳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整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还有待于在世界文学发展的立体环境中寻找自己的独立价值;在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时,必须确立一种宏观判断意识,并在这种宏观意识的引导下,选择一条既有文学的共性追求又有少数民族文学个性突破的方向。您认为应该怎样以经典文本为榜样,高扬文学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从而达到彰显文学自由本性的目的?

**包明德：**中外文学的经典文本，是各个民族优秀文化提炼的结晶，是民族文化传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源泉。经典文本的特质，是从作品的结构、精神品位、情感质量、思想价值和语言等诸方面显现的。文学经典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滋养着人们的灵魂，引导人们走向文明，心灵走向高尚。同时也引领一代又一代作家追求远大的文学目标。

经典的艺术生命力是流年代的。今天的读者和作家都有重读的必要。正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说的,每一次重读经典,都是一次发现的航行;经典从来不会说,它该说的已经说完了。特别对于作家来说,经典作家的立世品格,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是值得永远学习借鉴的。

几十年来,我国的文学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特别是作品的数量大大地增加。同时,也多有诟病,间或还有失望的论调。这是值得静心反思的。

人们虽然不能期望作家都向司马迁、曹雪芹和巴尔扎克们学习,安于清贫苦厄,但也应倡导学习他们的文学精神,保持作家的人格和文学的坚定性,起码应该不要“被市场绑架,被欲望劫持,被时尚裹挟”。不怕吃苦受困,才能弘扬文学的主体精神,才能创造出更有价值的作品。而对于漠视时代发展,排斥历史维度,空泛地抢占道德话语权的作家来说,或许能从莫里哀的“忧郁”和卢梭的“憎世”中获得某种警策,看到生活的进步和美好,从而焕发出与人为善的宽容、乐观和热情。在这样的情势下,一方面民族作家应克服或许尚存的犹豫保守、孤芳自赏的心态,加强中国作家的文化立场与身份;另一方面,国家社会 and 文学界更要重视对民族文学的爱护、理解、尊重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和解读。并且,应从各方面科学地考察梳理我国各民族文学交流互补的关系,以新的姿态实现中国各民族文学的互动整合,开创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局面。

## 少数民族文艺与精品意识

## 揭示藏族文化底蕴 描绘藏民信念追求

## ——记藏族作家尕藏才旦



---

乐世界,但事实却不  
能生存,努力拓展。他曾  
极尽反抗,巧于周旋,  
兵刃相击;在认定寺主灵  
家施舍五施心术、斗智  
得不联络各方,维护和  
熬煎心血,与佛父、佛  
女力和威望,他又组织  
一波,积累财富;他在感  
冒徘徊间;他挥动佛手,  
爱……

民族。  
在他眼中  
雕;泥塑、铜塑  
花;锅庄舞、工  
舞、鹿舞、囊玛  
藏族人民的智  
在他笔下  
繁佛殿妙音;藏  
王城、官寨、碉  
目。用他自己的  
类藏族都有,藏

有评论家认为,《首席金座活佛》揭示了一个活

主编第一视野

盘点近两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侗族女作家肖勤无疑是大家公认的最引人关注的新秀之一,这位一直生活在贵州湄潭县的女子,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先后在《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十月》《当代》等重要文学期刊上发表《暖》《开屏的记忆》《金宝》《好花红》《上善》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并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刊物选载。其作品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独到的见解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也让文学界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女作家感到格外的惊喜。

初识肖勤,是在去年的春夏之交,《民族文学》在京西一家饭店举办“全国55个少数民族作家参政议政”,一堆人里面,她又会响起一阵清脆的笑声,伴随着清脆很快的贵州普通话,互相介绍时,大家才知道笑声的来源是这位圆圆脸的大乡长肖勤。肖勤不说话时不像乡长,她打扮时尚,披肩发,脚蹬皮鞋,说起话来便有了乡长味,首先她一点不含糊自己就是来自基层的乡干部,而且不管场合,只要说起乡村事务,便会一脸严肃、分寸不让她说:“其实,好些人对乡镇不了解,有些看法全是乱说,有些作品全是编出来的。”

或许正是由于对那些“乱写乱说”不以为然，肖勤自己的小说走进《民族文学》的编辑稿，在我看来，她带来的懂懂的那是她的一片真身，含着山野乡村的风云，还有浊，小说技法基本没有讲究。接下来，她睁大眼睛，双目炯炯空堂上，捕捉着每一位评授者的信息，一天天的吐故纳新，天的有所变化，只是笑声清脆依然。她的爽朗和伶俐似乎但细看却更多来自于天性，她明快坦荡，让人从容地在同行，比较方便地帮她除草、灭虫、施肥，就如那些建立QQ常也互相有所帮助。肖勤接纳着别人的批评，聪明地汲取脚步真正开始迈出了乡村。

这不久之后的秋天，肖勤进了鲁院。那期研训班的民族，那可是五彩缤纷啊，在这个文化悠长的年代，这些背负烙印的书写者聚集在一起，可谓意义深远。而肖勤更是有着生活经历，如他鱼得水地遨游于“鲁12”——这是后来他和他的爱称。我有幸受到鲁院的邀请，有机会走到其间，得知害，她喷发式地写作很快受到人们的关注，在“鲁12”即将结束副院长施战军面带微笑，颇为得意地告诉我：肖勤这家伙来了。后来施战军还对肖勤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很有些“小”

肖勤果然走进了小说,再读她的作品,仿佛跳了一个故事,但却从昨夜走进了今日,夜里的懵懂混浊消失了,风景,以及活动在风景中的人物在阳光的刻画下历历在目,到那人物的体温 and 清楚。肖勤不需再哪着嘴说:你们不在我的笔下,你们开始读懂乡村和乡村的人,包括孩子。在乡村缺失的不仅是热腾腾的食物,抑或书本和铅笔盒,更为缺抚摸,那只有妈妈的手才能带来的温暖。肖勤的发现和和,那不仅是文学的发现,也是肖勤作为一位负有责任的爱的女人的发现。

这样的发现在肖勃那里举目皆是，这是我又一次与她的《民族文学》于今年在内蒙呼和浩特市的可汗宫再度举办“笑”笑又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忙碌得很，每天要拿出几笔对活，一边听着周围的人谈文学，一边举着手就要贵州的质量不好的话，我是不爱付钱的。马上回学手机来了，能拖……”转过脸来，又接着谈她的构思。她是一个擅长斜切人处，让我们一个年轻的姑娘编辑红了眼眶，继而离席而遁的眼泪。

在可汗宫,她几乎天天熬夜,曾连续三天没睡过一个打瞌,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赶修了两个中篇,新写了一个中篇《金宝》后来刊发在今年《民族文学》第8期,我一直引起人们更多的阅读:小镇上的金宝本是一个与世无争的挤压推他,成为一个不停歇的上访户,与他构成关系群,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肖勤用她的发现将人们关注的思考层面。

她的家乡对她的写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前些时专研讨论,她邀我作书面发言,我谈到她一直有些话想说,后,我写过一些散漫的博客,其中谈到她的成功显赫工作的经历,离不开对文学的热爱,离不开勤奋好学,界一次次飞跃和提升。借用一句不得不用的套话:肖勤是任感的乡长——作家。她转换不同的角色,用不同的方法,表达着对家乡土地和生活的一片真情。她的成功给予,我们离生活究竟是近还是远?

博物馆!一样样、一桩桩,化为生命燃烧的火焰,驱散了高原几许风暴雪花,化解了“生命禁区”几多悲哀肃杀,振奋了雪域儿女满腔热血。

在他心里,这些艺术是对现实的慰藉,对未来的憧憬,也是理想的长明灯。它折射的是藏民族的底蕴,透溢的是藏民族的信念和追求。他坚信,藏族是一个富有创造才华的民族,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真善美、热爱艺术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会永远屹立在地平线上。

在珍藏才旦看来,先辈给我们留下了如此灿烂丰厚的文化遗产,作为子孙后代,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继承先辈的优秀文化遗产,让其发扬光大,永远放射光和热,照耀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可这不是一两个人肩负的使命,而是整个雪域儿女共同的责任,可喜的是,我们已经养了一支初具规模的艺术队伍。与其说《吉祥羊卓寺》是我创作的,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集成。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它是我们民族共同的奉献、共同的信心,我谨用笔来揭示藏族文化底蕴,用笔来讴歌藏民信虔诚、用真诚的内心向我们这个民族致以诚挚的礼赞。

对于自己的创作,杂藏才旦有他自己的感受,那就是直面人生,直面生活,真实地反映藏区当代历史变革、社会变革、思想观念变革,求时代变革的真谛,在浏览、阅读作品中“厚积”,在给读者健康的审美感受和思想启迪中“薄发”,力求自己今后的作品能在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审美升华三者辩证关系中有所表现。这既是他创作的追求,也是他创作的宗旨所在。

(曾祥书)

责任编辑:王 山 曾祥书 电话/传真:(010)65389115  
电子邮箱:ssmzwyzk@126.com